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三

郝敬解

八佾第三〇爲政莫如禮樂此篇多言禮樂故八佾次爲政

孔子謂季氏八佾逸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先王制禮正上下辨名分豈能人人禁之使不犯唯人心各自有惻然不安者在所謂不忍之心禮樂之原也禮大夫判縣祭祀無樂季氏以諸侯之大夫焉得用天子舞目覩其數而安焉其心已死矣亂臣賊子彌天之罪皆生于忍忍則無不爲不可理諭不可

勢禁惟有提撥良心望其惻然猛省而已

季氏魯桓公庶子季友之後其與夫子同時者季桓子斯及其子康子肥也庭季氏家廟之庭堂下曰庭舞樂容也佾舞列也舞以合樂樂有音則有舞武舞干戚文舞羽籥以八爲節每列八人惟天子用全八八六十四人八數不可少而行列視貴賤增減各以兩諸侯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八三十二人士二八十六人或云諸侯六佾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佾四四十六人士二佾四人按春秋傳魯襄公十一年鄭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則是舞以八

爲列甚明也魯公室用天子禮樂自成王崇祀周公始詳禮記明堂位平王初年魯惠公使人請郊禘平王許之至僖公朝魯國富强遂用禘用郊三望春秋與魯頌可徵也公羊傳云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則魯用八佾自公室先之然亦非自昭公始宣公朝季孫行父爲政請于周作魯頌起廟樂自以爲周公之孫上祖天子故三家效尤亦自以爲周公之裔立桓公廟于私家舞八佾歌雍詩記云公庭之設于私家非禮也以此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于

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然則季氏之舞八佾亦久矣亦非夫子時始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大夫曰家三家魯大夫桓公後故又稱三桓桓公四子長莊公次仲慶曰孟氏次叔牙曰仲氏次季友曰季氏者分别之辭猶俗言這也雍周頌篇名天子大禘之樂歌首章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助祭曰相辟公諸侯也穆穆敬意三家祭畢徹俎歌此詩勿論僭越姑問其所謂辟公天子安在

于詩何取橫逆之人難與言禮法就其甚無謂者詰之當自結舌凡樂歌風雅有上下通用者不必辭皆似惟頌不可假惟天子宗廟有頌頌功德諸侯廟樂賜之天子無僭用天子樂之理況大夫乎魯自季文子請于周作魯頌三家所以效尤歌雍也故夫子執辭討其狂弁以哂其愚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人心也禮樂由人心生禮惟中正樂惟和平人心中正和平卽無文之禮無聲之樂然後與玉帛鐘鼓交暢不仁之人邪僻乖戾雖玉帛鐘鼓人自人禮樂

自禮樂如猿狙著衣冠直無可奈何耳

聖人言樂必先言禮即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意樂不外禮禮立而樂成之為仁先復禮能敬則自和三桓輩歌雍舞八佾始于不知禮不知禮由于心不仁故曰是可忍孰不可忍如禮樂何者顛倒暴戾不可言之狀禮器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忠信便是仁季氏逮闇而祭有司跛倚亦是無如禮何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異也寧戚

魯人有林放者傷禮文日勝奢則不遜而問禮之本

問本則以所見皆末也隱然有反本從先揖節[illegible]之思當世士大夫無此識故夫子大其問以其關係人心世教也禮與其奢寧儉言無文乃禮之本也喪與其變寧戚言不易乃禮之本也寧安也心願之辭易變也變易而生節文也禮獨舉喪者良心最切近本也喪禮初惟有哀變而成文如日月有久近服式有降殺之類禮惟喪多變檀弓云喪禮哀之至也節哀順變也變即易也喪服傳云喪成人者其文縟縟即易也禮始無文變而成奢喪始哀戚變而成縟寧戚即寧儉意舍末趨本也禮器云禮之近人情者非

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又云禮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大路越席大羹玄酒皆貴初也即寧儉寧戚之意孟子告墨者夷之引上世不葬其親親死委壑他日過之其顙有泚中心達于面目乃掩其親正是戚爲喪禮之本後世所以變易而生喪禮者也

禮惟喪多文爲其情本勝也聖人以送死爲大事慮恒情纖嗇士而賤所親故于喪獨鄭重焉五服之等詳陽貨篇宰我章其他節文變易如始死有復有赴告有遷尸有沐浴有飯含有襲有襚有小斂有大斂有殯有筮宅有卜日有啓殯有遷柩有明器有賵有

賵有行有送有窆有反哭始死有斂奠有殯奠有朝
夕奠有殷奠有啓奠有祖奠有遣奠既葬有虞祭有
卒哭有祔祭有練祭有祥祭有禫祭始死主人有笄
纚有脫髦有括髮有袒免有袒免括髮有袒免不括
髮有免以布有免不以布有即位有哭踊有襲絰有
成服有不絕聲哭有朝夕哭有無時哭喪期有三年
有期年有九月有五月有三月始死三日殯三月葬
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喪除始死孝
子三日不食既殯食粥三月沐期年疏食菜果大祥
有醯醬禫乃飲醴酒食乾肉始死居倚廬寢苫枕塊

不脱絰帶卒哭柱楣翦屏小祥居堊室寢席大祥復
寢禫乃牀斬衰之喪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
三不食小功再不食緦麻一不食士與斂者一不食
斬衰布三升齊衰布四五六升大功布七八九升小
功布十一十二升緦麻布洗治其縷七升有半冠布
細于衰布既喪以冠布為衰布斬衰初喪布三升冠
六升既葬衰六升冠七升齊衰初喪四升冠七升既
葬衰七升冠八升既期以葬後冠布為衰而以練熟
細布為冠故曰練也冠有纓武有布武有屬有不
屬有外縪冠纓有繩有布絰有首絰有腰絰有纓絰

有環絰有苴麻絰有牡麻絰首絰去五分之一以爲腰絰斬衰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帶視絰各小五分之一有麻絰有葛絰始成服麻絰旣葬男以葛易腰絰女以葛易首絰除喪男子先除首婦人先除腰男重首女重腰除先重易先輕也帶有麻絞帶有布大帶斬惟絞帶齊以下各加布帶絞帶有絞垂者有散垂者麻有絕本者有不絕本者杖有苴杖有削杖斬衰苴杖竹也齊衰削杖桐也有以爵杖者有以主杖者有以

病杖者婦人童子非爲主不杖有杖即位者有杖不以即位者有杖不入室者有杖不升堂者屨有苴屨斬也有蔍蒯屨齊也有繩屨期以下也此類尚多不可枚舉皆所謂喪禮之易者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無也

中國所以不爲夷狄者以夷狄無君也今夷狄亦有有君者矣諸夏有君今亦有無君者矣夷狄之無君者不足言而有君者終未化犬羊之習其中國之無君者猶襲衣冠禮樂之文夷狄有君者不及也蓋夷狄之君不過威力驅脅利則附害則相攻非有仁義

忠信之實諸夏之無君惟是姦雄僭竊壞法亂紀而忠臣義士之心天冠地履之分未嘗一日不昭明不以世亂而改夷狄豺狼所以不如賴有此耳此章之言爲當世賊臣如三家輩攘奪狂悖無異夷狄不欲直斥而微婉諷刺如此古註近之朱註與聖意相違必如所云兩之字當塗抹不如字當作不同解篇中無友不如己焉不如丘之好學不如學也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之類皆作不及解不應此獨異司馬遷作七國年表論云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正用此語

東裔曰夷西裔曰狄有君如名王酋長之類等級儀分明下皆能奉上上皆能馭其下諸衆也夏大也華彩也雉羽曰夏中國禮樂文明故稱華夏王制四海九州凡千七百七十三國所謂衆夏也三代以上封建皆神明之後其見于春秋者猶百二十有四國凡書國號者皆諸夏也夷狄介于其間則書戎書狄蓋歷代化外遺種如河南有新城之蠻河西有白狄赤狄洛陽王城亦有泉皐陸渾之戎皆殘孼餘燼無幾自漢儒解春秋以楚吳越皆爲蠻荒淮以南爲羣[illegible]襄鄧江漢爲荊蠻秦關爲西戎燕薊之間爲山戎析

遷淳于郱近東魯徐淮介莒萊牟等國一切斥爲夷其稱諸夏者僅齊晉魯衛宋鄭陳許數國耳撮其迹不敵今十數郡于天下不及五分之一何以爲諸夏乎千載承訛習而不察解詳春秋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陳也陳設以祭又衆也徧祭衆神也或云祭山曰旅禹貢蔡蒙旅平是也泰山東嶽在齊地書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天子設守爲天子巡守至一方則望祀三方曰三望諸侯望不越境內天子東巡守朝會東

諸侯則祭告柴望于泰山之下非諸侯之專祀也魯自僖公用郊三望大夫效尤遂祀泰山猶歌雍舞八佾之類非止僭諸侯耳救謂匡救不能救則其祭必矣夫旣有人非豈無鬼責林放尚知禮泰山豈享非禮乎[illegible]必有菑人不能救而黷諸神所謂吾矣晚年家臣作亂庶子奪適數世之後子孫散沒不復振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諒夫

禮天子祭天地巡守所至望祭四方嶽瀆名山大川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祭五祀苟非其所主而祭則精誠不通其鬼不享祭統曰賢者之祭必受其福非

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無所不
謂備唯賢者能備然後能祭泰山一稱岱宗岱代也
宗尊也相傳謂王者受命易姓告代于岱宗東方生
物之始交代之鄉為羣嶽之長公羊傳云山川能潤
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
而遍雨天下者唯泰山故世有七十二君封禪泰山
之說漢袁宏云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
丘墟化洽天下則功配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山川
舜東巡守至于岱宗萬物所始也苟德不周洽不得
輒議斯禮况既言之雖天子無功德尚不敢祀泰山

況諸侯乎況大夫乎禮諸侯雖祭山川不越封內春秋傳云三代命祀望不越境泰山在齊非魯封也齊宣王欲毀明堂卽天子東巡守朝泰山下之明堂齊世家云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禮器云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先有事于配林則泰山在齊境甚明而魯頌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瞻卽望也非謂泰山在魯也魯頌誇誕始于成王崇祀周公而東遷以後王室卑魯僖公用郊三望至定哀間公室卑三家强而大夫皆王禮矣易云履霜堅冰至豈朝夕之故夫子爲魯司寇攝相未能驟正退而取魯史脩春秋

删詩存魯頌亦不能救而寓諸言也其又奚責于冉求然猶必問之冉求者何也季氏信仲尼不如信冉求求不能救聖人末如之何矣所以付之長太息耳

○冉有孔子弟子字子有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弟子行云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季桓子將死屬其嗣康子曰必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召冉求

泰山之高參天入雲周迴三千里道家謂天孫之宮

人靈之府，五嶽之宗也。一統志云：泰山在泰安州，有三峯，東曰日觀，雞鳴可見日；西曰秦觀，可望長安；又西越觀，可望會稽。一名吳觀，東西二天門，屈曲而上五十餘盤，仰視天門，如窺井，黃河去山二百餘里，若在山阯。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射者殺人之事，先王制為禮以節之，猶干戚之試于樂也。射有勝負則有爭，惟君子行射，雍容揖讓以禮始，以禮終，是為君子之爭。君子無爭，不止射，而惟射

人已勝負相形然且如此他可知矣升升堂升
皆立堂上俟在堂下各耦相揖讓升堂發矢畢又揖
讓下堂復位待衆耦皆射畢各勝者以序揖不勝者
同升堂飮罰爵也
君子無所爭言天下無一事一物爲君子所爭者彼
自視其身于天地閒猶滄海一粟戴晉人所謂蝸角
蠻觸耳視世上順逆好醜倏來倏去如石火電光何
者爲我可常保而欲必得之必爭之乎子云人失人
得去其楚而可者也凡事撙節退讓以明禮雖處勝
負無奔競上人之心記云禮至則不爭射而無爭益

見君子非謂凡射者皆能不爭也亦非謂凡無爭者必于射也蓋先王制爲射禮因爭以導讓借禮以化爭故于射觀德焉有德乃能射射義云古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曰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此皆好爭者也又云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否在此位又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否在此位此眞無爭者也世人工射者多閑禮者少有君子之德則自雍容揖讓周旋中禮無侮無傲蓋君子

雖關弓挾矢不忘禮讓小人雖從容譚笑常懷戈矛
小人之讓不如君子之爭不然小人非不射何獨不
君子乎
天子諸侯之射謂大射民間之射謂鄉射賓主飲酒
射謂燕射每射二人爲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
三耦此爲正耦正耦之外有衆耦衆耦無算凡耦皆
立堂西東面將射同耦即次東面一揖出轉身向西
階北面一揖行及階下一揖升盡階將登堂一揖東
行當物北向一揖畫地爲射位曰物前進及物一揖
各立物中南向發矢升凡六揖堂下三揖堂上三揖

也發矢畢下堂復位亦堂上三揖堂下三揖也衆耦皆如前升射畢筭中乃設豐于堂上西楹之西勝者子弟洗觶酌酒奠豐上勝者揖不勝者同升三揖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先降凡飲酒主賓獻酬必拜送爵唯射不勝者自取飲無拜送示罰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千去聲）兮美目盼（攀去聲）兮素以爲絢（荀去聲）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倩笑貌盼目動貌絢文彩也此衛風碩人之二章今

詩逸末一句或云夫子删之言人有此生質之美不須更加文飾即素爲彩猶詩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唐人詩云却嫌脂粉汚顔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之意是詩本詠衞莊姜之美刺莊公好色不好德也子夏非不知而問其何謂者凡詩多託興故曰可以興可以觀古人言詩多斷章取義理在事外志在辭外如以本事則三百十一篇止三百十一事猶易六十四卦止六十四占而稽虛待實於理無所不貫故說詩非據本事耳子夏之問便是深于詩者三語蒙本事解則俚而淺子夏覺有深味窮其歸趣問當作何理

會故夫子發博文質先後之義彩畫曰繪無文曰素事言凡事也後猶末也不急之意言凡文飾之事末也質素本也恒情喜文厭質君子先本後末先造化後人事貴自然而賤雕琢非獨容貌畫繪耳即從先進與寧儉之意子夏因思藻繪文章禮之事也繪事後則禮不其後乎後有二意記云忠信之人可與學禮言不先也老氏云禮者忠信之薄言不貴也聖教雖言禮學者所以立而商賜言語文學誰非繪事今謂後于素意其有黯然之章顯之微費之隱者文于先乎禮殆非其至者矣此夫子所未嘗言二三子須

未嘗聞于今斯覺家語謂子夏好論精微蓋此類也要之道無先後一于顯者爲素隱一于章者爲絢象象與無象本同一貫故文與禮博與約非一非二顏子復禮不違如愚夫子學俎豆自謂不多默識者不著言語一貫者不涉漸次商之論詩及此可謂超然脫穎大變其文學之習而出于夫子期望之外故曰起予然擬議與默識尚隔下學而上達中庸之本訓也舍禮別求先亦不可爲訓故雖喜其起予亦祇與其言詩已矣者止于此之辭或問商與賜言詩孰優曰子貢明通子夏篤實切磋之喻顯禮後之悟深子

夏直抉衆先子貢往來酬答問耳故商曰起予大槪意表賜曰知來賜自知耳子既已知之矣

古人畫繪雜施五彩界以粉素畧似物象耳如考工記云山以章水以龍畫火如半環畫雲如回紋之類後世畫工務求逼眞謂之寫生至于唐宋使漸始極近代學士亦頗作畫惟水墨點染不用丹青畧取氣韻適興而已古不如今繪事亦其一也繪事可舍絢還素禮不可去俗還雅乎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昔周家祖孫父子兄弟皆以聖賢爲君相家法相承自足垂後故詩書惟陳祖德先代之禮湮沒不傳周禮不可詳考矣世所傳六官非盡周公之典大抵煩苛至于春秋時文武憲章大壞夫子欲損益而不得位仰思二代有從先進之思故曰吾能言之是豈徒欲言之而已道與時違空言無補故惜其無徵世苟宗予何以徵爲杞夏後宋殷後文典籍獻賢人二者不足國雖在猶亡矣先聖典刑湮滅無傳有斯文之責者焉得不感慨乎

禮運曰夫子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坤乾不可考

而夏時[illegible]卽今戴記所載夏小正何足以徵禮聖人生知雖殘篇斷簡神明旁燭況當時如鄭子老聃萇弘輩猶有存者如在齊聞韶豈韶盡存三月忘味神明之至也倘使得位陶鑄古今以爲畫一之典告顏子爲邦參酌四代詩錄商頌書存虞夏已露一班豈徒從周而已

杞夏後伯爵湯放桀封少康之後于杞是爲東樓公武王克商求禹後得東樓公後封于杞卽今開封府杞縣後遷緣陵遷淳于淳于古州國近東海○宋殷子姓公爵武王封微子于商丘之墟奉湯祀卽今

錄補

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祭帝曰禘禮曰不王不禘三王之始祖皆古帝之苗裔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曰禘每歲一舉舉以春故春祭曰禘世襲用其名而諸侯祭始祖皆謂之禘矣惟王者謂之大禘又謂大祫禮行于始祖廟上自始祖所出之帝下及羣廟祧主皆與焉故謂之祫祫合也周始祖后稷稷出自帝嚳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魯以諸侯祖周公周公出自文王魯遂禘文王于周公廟則是諸侯祖天子非禮也始于成王以天子

禮尊周公平王初年魯惠公乃請郊禘信文以後遂盡用王禮襄昭以後三桓强大夫皆王禮矣定哀閒三桓微楊虎從祀陪臣皆王禮矣此禘行于公家之大廟夫子與執事出而語人之辭灌始祭初獻求神之禮也主祭者以圭瓚酌鬱鬯之酒授尸尸受灌于地主婦再酌璋瓚授尸尸受再灌是謂二始旣灌乃迎牲薦侑朝踐饋獻饋熟堂事室事皆在灌以後唯宗廟有灌外神無之唯天子諸侯有灌大夫以下無之諸侯資鬯于天子有功天子乃賜以圭瓚鬱鬯明堂位云魯祭灌用玉瓚大圭薦獻樂舞皆天子禮

故夫子自灌以後即不欲觀始不欲觀則終皆無足觀矣灌以前品式未見灌以往肆將獻酢皆天子禮樂以諸侯主祭顛倒錯亂人而不仁如禮何與于執事實非聖心所欲也

禘即祫也鄭玄謂祫與禘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禘祀始祖所自出于始祖廟以始祖配之而羣廟主不與祫合祭羣廟主于始祖廟而始祖所自出之祖不與愚按詩商頌濬哲之詩大禘也而下及伊尹亦與焉周頌雝之詩大禘也而烈考文母亦與焉則是禘本合食合食即祫以人情推之未有享其始祖之自

出而子孫有一不在者故禘必合食亦未有子孫于
祖者三年然後一追祀五年然後一會食者無乃已
疎乎故每歲以春禘爲常茂𦤎子謂冬至可祀天夏
至亦可祀祖故禘用七月是郊禘皆歲一舉甚明也
學記云未卜禘不視學入學必以歲首若三年一卜
禘視學學不已荒乎三年五年之說原出緯書或謂
三年喪畢祫明年春禘于羣廟以後五年一禘三年
一祫禘以夏祫以秋馬融王肅謂祫小禘大鄭玄謂
祫大禘小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賈劉說是也大傳
云不王不禘未云不王不祫春秋屢書禘亦不書祫

禘即祫也遠祖與羣廟祖俱在故又謂之大事若別有祫爲大事者魯盡用王禮豈獨遺祫乎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皆有二灌朝踐饋獻皆行于堂及延尸入戶薦熟酳尸尸酢主人等禮皆行于室今載在儀禮如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禮但有尸入室薦熟以下三獻之事而天子諸侯全禮亦可推矣鄭玄輩揣摩其說煩雜而大畧可舉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殺腥其俎卽朝踐之事熟其殺卽薦熟之事又郊特牲云大享腥三獻爓一獻熟蓋大禮貴質腥生貴于爓爓半生貴于熟大祭則始薦腥次爓次熟腥不可

食爓亦未可食熟乃可食也此禮行于朝旦曰朝踐

大約王祭九獻始而大作樂迎尸入室王初灌用圭

瓚爲一獻后亞灌用璋瓚爲二獻王出迎牲入庭尸

出堂南面坐陳俎豆乃殺牲薦毛血腥肉于神王酌

三獻后酌四獻所謂腥其俎也乃解牲體爓而進之

王酌五獻后酌六獻謂之獻爓皆朝踐事也堂事終

乃焚蕭脂升臭求神謂之陰厭遂延尸入室東向坐

取俎肉熟而薦之飯尸尸始食謂之饋熟食畢王酌

酳尸酳胤也繼食而飲曰酳是爲七獻后再酳爲八

獻諸臣又酳爲九獻此謂正獻以後賓客兄弟嗣子

等獻謂加爵今儀禮但有陰厭酳尸以下三獻大夫士之禮無獻爓之事鄭解以二灌朝踐饋獻爲前三節酳尸爲後一節愚謂灌腥爓堂事皆朝踐也饋食酳食皆終祭之事也

灌通作祼酒用鬱鬯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鬱香草也鬯酒氣也以秬黍釀酒搗鬱汁和之祭統云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于祼凡祭先以酒灌地求神地爲陰酒陰物求神于陰也燔煙升臭求神于陽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祼字從示果聲取地祇果出之義詩云祼將于京書洛誥

云王入太室祼周禮祼圭有瓚以祀先王祼賓客則是生人飲酒亦稱祼也故投壺云奉觴賜灌又通作果周禮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祼孟子云舜被袗衣鼓琴二女果是也古字隨便通用多此類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詳前魯禘非禮故或人問其說說猶解釋也魯以諸侯用王祭更有何解釋猶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之意夫子難于直託言不知諱國惡也又推原不知之故以維禮也知其說即知不王不禘之說苟知不王

不禘諸侯自不敢僭天子大夫亦不敢僭諸侯陪臣又何敢僭大夫民志定上下辨天下順治矣所謂道邇非遠事易非難記云知其義而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即此意於天下云者隱然見爲天子之事非有國有家者所得預夫子言此一手仰掌一手自指云如視諸斯記者恐後世不知斯爲何物故記指其掌蓋以大義昭然有目共覩何事于問何事于說何待于知者而後知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聖人無隱春秋所以無毀譽即指掌之意

此章不知與後章入大廟每事問血脉相應每事問

正爲不知耳或人所以譏也聖人無誑語魯禘反常何怪疑問上下順逆之機捷于反手子云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孟子告梁惠王云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治天下可運于掌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即視諸掌之意朱註仁義誠敬之說愈難愈遠矣

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于王室賜以

天子禮樂崇德報功則有之矣然止祀周公耳東遷以後諸侯僭亂魯遂盡用天子禮豈豈成王之賜與魯頌閟宮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夫莊公之子即僖公也皇皇后帝郊天也皇祖后稷大禘也又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望也春秋書郊書三望皆始僖公文宣以後季孫行父作頌起廟樂三家承風歌雍舞八佾凡此豈盡成王之賜與故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儻成王之賜而夫子云然乎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舉扶）祭如不祭

祭祭祖考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也祭神祭百神人之精神即百神也祭者人道也事死如事生事鬼如事人鬼神不可見而人事可見自盡其誠自運其精神故曰如在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即如在之意會是而可以人代乎不與祭蓋設辭如君喪之類祭或不與則如未祭蓋與祭則如在不與則不得見其如在苟不與祭而可為祭則與祭亦不必如在矣

大虛之精爽聚而爲人散而爲鬼神人者鬼神之會
鬼神之精爽即人心人心即有形之鬼神鬼神即無
形之人神不能違人也故古者祀神必用尸偵尸必
用侑神依于人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惟聖人精誠與鬼神同運故曰我祭則受福
是眞有鬼神洋洋在上不但如之耳中庸云微之顯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世祭法不傳祭義不明天地
祖宗之祭以爲虛文矣春秋繁露云祭之言際也察
也祭然後能見其所不見見其所不見然後知天命
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義故記者記此于問

禘之後天子精神與始祖通祭如始祖在與天通祭如天在諸侯精神與山川社稷通祭如山川社稷在大夫士庶人亦然各因分大小對越人鬼相因神其來格若魯用禘用郊季氏旅泰山祭者與主者非親非故神如有知怪而去之焉得在惟聖人神明合德則祭如在他人攝則如未祭他人之精神終不可爲已之精神他人之感格終不可爲已之感格況以他人之祖考爲已之祖考以他人之鬼神爲已之鬼神其謬戾愈甚神之不格宜也謂之不祭亦宜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夫子居衛王孫賈用事設奧竈之諭諷夫子附己也室西南隅曰奧古者前堂後室負陰抱陽堂向明以中為尊當兩楹間左右通達堂後為室室主陰以右為尊向東迎生氣也戶在東南隅戶內曰窔進東北隅曰宧移轉西北隅曰屋漏又轉西南隅曰奧奧最深處凡祭皆求神于其所而迎尸入于奧苟祭于其所則褻徙祭于奧則非神所栖故堂事薦腥畢陰厭乃迎尸入奧饋熟五祀皆然竈者五祀之一人所依以養道家謂竈為司命故賈以竈自比以奧比君奧

庫位也竈當事也賈意在市福夫子惕之以禍意在自尊夫子壓之以天媚者蠱惑之名人邪媚不安命即是獲罪于天天者大虛大虛者理也天敘天秩一毫乖理即與天違即滅絕生理凶咎即至何禱可免孟子云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至者命莫爲莫致謂之自然自然曰道道莫大乎自然强弱大小治亂得失莫不各有因應往來屈伸之理皆天也孟子以事大爲順天夫子以媚竈爲逆天順逆從違惟聖賢盡性致命精義入神乃能會其通而因應所以爲無可無不可也

天以一大爲義一者虛也大者天之形氣也張子厚云由大虛有天之名虛生靈老子謂之谷神此百神之祖也大虛內物之至大者無如天昭昭垂象即大虛神靈之可見者天所以大不以形以德無私故大人心無私與天同大中庸云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此天地所以爲大也故聖人法天

王孫賈衛大夫衛靈公親信之使典軍旅見十四篇

○竈造也造爲飲食記云竈者老婦之祭盛于盆尊于瓶禮有五祀春祀戶夏祀竈夏季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白虎通云冬祀井五祀皆切民生先王分四

時祭以報之卽五氣之靈也左傳家語謂爲重黎句龍等五官蓋事之以人道也戶爲木古者戶在室東南以司出發生之象故祀于春竈火也祀于夏中霤宅中央爲土夏季土旺時祀之門司閉應收斂爲金祀于秋行卽井爲水古者井其地井閒爲道道閒爲溝道旁汲水謂行潦冬水歸宅祀于冬祭戶以羊羊羶木氣也祭竈以雞象文明也中霤以牛象土也門以犬犬司守象門也井以魚或云以豕詩云豕涉波象水也五祀皆有尸尸皆迎入奧祭法又云王立七祀加司命泰厲爲七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

人一祀鄭玄云此周制也史記云李少君以祀竈却老方見武帝帝親祀竈抱樸子云竈神以月晦日升天言人罪狀悠謬之譚其來已久○說文天顛也高無上故字從一大物理論云天者旋也均也積陽純剛其體迴旋羣生所大仰又曰水土之氣升而爲天又云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天地者乘元氣載水而行也○列子云有形者生于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未相離

曰渾淪易無形埒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祛疑說云自天統開于子輕清之炁一萬八百年升而為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為日月星辰成象既著功用乃行地統開于丑重濁之炁萬八百年凝而為地地之靈氣融結而山川河嶽成形既定肸響攸召○邵子云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倚附○草木子云天惟炁故無極地成形故有終天地之先惟水水滓成土水土震蕩水落而土出成山

川故山有波形水土合和而生金石木火變化無窮又云天如勁風旋轉局大塊于中日月星辰之上愈高愈清勁光明無際故天裂處火光見地坼處泉水溢天爲陽宗風火在上地爲陰統水土在下）緯書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又曰從上臨下八萬里又云天周圍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計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地在中上下正半○大抵天地在大虛內不過形氣之最大者與人物共養大虛立命但人見大難與言大故創昭昭者語之所謂不可使知之也地者大虛

內渣滓禪家謂四大之一耳大虛視天地如天地視人大虛視人物如人自視身上毛髮幾虱天地人物在大虛中憑元氣浮泛如一雞子在大海水中故大虛無窮或問無窮何窮曰旣無窮矣復何窮所以爲大虛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有參酌意郁郁文盛貌記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周兼二代之禮其說緣于此大抵天運人事一不得不然[illegible]聖人惟變而通之禹湯經畫于前文武周公繼承于後參伍潤色綱紀文物大備尚論若見

謂文勝而文武周公非故欲文也夫子亦非擇于衰從也先聖後聖不能違時耳比至春秋僭亂禮樂大壞祖宗憲章臣子尚不能守況遠追隆古乎夫子所以有夏商之思而又發從周之嘆也然亦有微意感二代之無傳傷周公之已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是以書存虞夏詩存商頌告顏子為邦其意亦可知矣

子入大(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太廟太祖廟魯太祖周公也魯公爾之小廟周禮盡

僕復于小廟是也魯祀周公舊矣至僖公始用郊成公作頌起廟樂定哀之閒三家皆用天子禮樂則周公廟亦非伯禽之舊矣故明堂位云大廟天子之明堂也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夫子入廟每事問者問其度數品式陳設之事聖人雖生知非素歷未易遍曉而魯制違禮亦欲考其名實非已知而問非無為而問也或人譏其不知固妄然夫子于禘自謂不知亦所不辭但疑則思問人臣奉法禮當如是況孝子祀先無稽妄作豈禮乎言外有不盡之感

聖人誨人卽是學不知而每事問卽所謂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凡聖人之知卽是行或人惟論知不知聖人惟論是不是知與禮猶二是與禮爲一

廟之言貌也祖考形貌所在也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七廟者禮自身以上父祖曾高爲四親及始造命者爲大祖共五大祖而下四親而上五服之外親盡之祖爲祧廟者二祧迢遠也二祧與五廟爲七或云天子有二宗與大祖廟同百世不

遷爲七也凡廟建于王宮左南向各有門堂寢室週牆太廟居北正中左三爲昭右三爲穆以次豋而南太廟奉大祖主昭北一廟奉二世祖主穆北一廟奉三世祖主昭二廟奉四世祖主穆二廟奉五世祖主昭三廟奉六世祖主穆三廟奉七世祖主父昭則子穆父子不共昭穆世遷廟數不足則以新主祔于昭穆之南廟而以盡北祧廟主遷于大廟之夾室藏焉餘三廟主以次自南升而北昭升于昭穆升于穆左右不相參也凡廟向南主向東犬祫則合羣廟及祧主祀于大祖廟惟大祖主東向自如而羣主皆以南

北爲左右。左向南爲昭。右向北爲穆。此天子七廟之制也。諸侯四親與始封之君爲五。大夫始祖即諸侯支子之始爲大夫者。與祖父廟爲三。士止祀其父爲一廟。禮不下庶人。無廟。祭于寢。魯本諸侯。宜五廟。而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惟天子有世室。魯有之。是七廟與天子同也。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是八廟也。三年五月桓廟僖廟災。桓至哀已十一世。僖至哀已八世。而廟皆在。是十廟也。魯制不經如此

鄹。魯下邑。漢以後爲魯縣。今兗州府曲阜縣。是鄹人

孔子父叔梁紇也嘗爲鄹邑大夫其先出宋微子之裔有弗父何者世爲宋卿三傳爲正考父生孔甫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遂以孔爲氏三傳爲孔防叔避華氏之禍奔魯防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娶于顏氏女曰徵在禱于尼丘之山而生孔子因以名而字焉孔子生三歲叔梁紇卒人謂爲鄹人子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本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亦猶教童者之舞干戚也古聖人隨事節之以禮而于射尤委悉昔有窮后之羿若逢蒙之害師爲無禮也故聖人制爲射禮教

天下後世以觀德焉詳見儀禮周禮鄉大夫職以鄉射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舞詳見周禮主皮主中侯也侯用布中受矢處用皮卽正鵠也矢穿正鵠乃筭中卽貫革也革卽皮也射皆主皮此云不主者謂五物兼詢不但主中而已儀禮鄉射記云禮射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此與鄉射主皮異蓋天子將祭選羣臣助祭先狩于澤中射主獲禽不用侯張獸皮或革甲椹質以射力能穿皮者爲勝否爲不勝不勝者退不復與射更進一人與勝者較惟主有力不必和容和頌

與舞也。周禮夏官司弓矢職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又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即此也。狩畢取所獲禽陳于澤宮。乃張侯禮射。須禽惟論和容和頌與舞有德者。雖不中亦得禽。無德者。雖中不算不得禽。此所謂不主皮也。與他禮射異。他禮射未有不主中者。主中未有不貫侯者。不貫則矢不集。詩美魯莊公威儀之美。亦云射則貫兮。鄉射禮將射司馬命曰不貫不釋。大射禮將射。司射命執算者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言矢揚起觸侯與叩侯復墜者。皆不算中。故射必貫侯而後算中也。朱註

未確此章蓋據澤射而言當時好戰尚力禮射但主皮而和容興舞盡廢故發此嘆非謂射原不主貫革也科猶科舉之科程士曰科字从禾从斗程量之意主皮所以程力力有强弱不可勉而和容興舞以程德人皆可脩力不中程將併揜德所以禮射兼詢五物不專主皮崇文之道也古道廢不止此卽此而世變皆可知

天子諸侯射于國中及射于澤宮謂之大射士庶人射于鄉謂之鄉射賓主射謂之賓射燕飲射謂之燕射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

鵠鵠屬大鳥也鄭玄云小鳥難中不知古人正取大鳥易中耳侯形似猴立于彼以候射也虞書曰侯以明之天子中之以服諸侯諸侯中之得爲諸侯故名侯大射之侯中以皮爲鵠賔燕射之侯中畫布爲正凡侯皆布其中三分之一用皮外三分之一又用皮緣之賔燕射之侯外緣用皮中畫布處無皮天子侯大而遠諸侯大夫以次降侯中心以遠近爲廣狹天子侯中廣一丈八尺侯道九十弓諸侯侯中廣一丈四尺侯道七十弓大夫侯中廣一丈侯道五十弓每侯道一弓以二寸爲侯中詳射禮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朔言蘇生也月首日爲朔朔謂月魄晦極復生明也古天子用十二竹簡書十二月朔日之辰及月之節候與所行政事如月令之類頒于諸侯周禮六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縣治象之法于象魏卽此時也周正月建子卽今十一月先歲冬至頒來歲十二月令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大祖廟每月朔殺特羊告廟集羣臣臨視頒行又謂視朔又謂聽朔一以敬天一以尊王一以尊祖一以防廢闕美意良法

也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外諸侯聽朔于太廟周衰正朔雖存天子不頒朔諸侯以國紀年魯自文公不告朔迄定哀閒有司猶月供一羊生曰餼腥肉亦曰餼餼羊以待殺也子貢謂此羊虛[illegible][illegible]去之惜費耳愛惜也聖人念羊本爲[illegible]設禮不[illegible][illegible]羊在猶禮也二其字指告朔其羊其禮之羊也[illegible][illegible]其羊之禮也以羊亦羊虛費可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羊羊[illegible]猶禮存羊亡禮遂亡矣可惜尤甚魯人廢禮自大[illegible]不告朔者子貢欲去羊不爲無意夫子亦無以非之但聖人愛禮雖虛文猶愈於已禮終不復羊亦難保終

才云君子且未可作俑耳夫子此言非必謂羊存禮尚可復謂羊且可惜況于禮乎云爾

史黃帝得寶鼎神策推策迎日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撓占斗綱所建始作甲子容成作蓋天象周天之形鬼臾區造曆積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蔀○玉海云自黃帝迄三代末凡二千四十四年曆七變漢四百年曆四變自魏晉迄隋又十六變而後魏後周六曆不與焉唐三百年曆九變自五代之調元欽天而曆法始弊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曆四變上距黃帝曆凡五十八變矣○星學天文論云昔堯

命義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制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此因日度之至以驗二十四氣之別也又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因氣朔盈縮以推章蔀紀元之數也蓋天象經緯有常度而往來不無參差天包地外地靜而天動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地則土石之體徑二十四度水接于天皆爲地體徑九十七度四分度之三土石與水共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厚半之勢傾于東南西北之高

不過一度天之南北兩極爲上下之樞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地下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横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故兩極居南北之中是謂天心居所不動中氣存焉由此斡旋自東而西分爲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也經星二十八舍繫天不動紫微太微天市謂之三垣以象三合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之形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爲玄龜之形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之形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爲朱

雀之形是謂二十八舍象諸侯四岳日象君月輔之五星五氣之精象六官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皆緯星并日月為七政日體約徑一度所行之路謂黃道冬至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遠故時寒而夜長夏至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近故時暑而晝長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中故時和而晝夜均月體亦徑一度少縮所行之路謂之白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月之運行每日約退天一度凡一歲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退盡一周天與天會于原

處謂之歲月每日退天約十三度有奇凡二十七日
有奇退盡一周天故二十九日有餘與日會謂之月
月與日同度謂之朔衝分天中謂之望光盡體伏謂
之晦近一遠三謂之弦月行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
在朔則日食在望正對虛暗之處則月食以日月之
交會爲朔望之期以日之行度爲寒暑之候以四時
言則分爲四氣以十二月言則分爲六氣每月分其
中節則二十四氣每氣分爲三候則七十二候由是
可以用天時可以興地利可以察妖祥日爲陽精主
生養恩德大君之象也月爲陰精主刑罰威權大臣

之象也五星輔佐日月斡旋五氣如六官分職號令天下天漢四瀆之精也起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箕尾而入地下十二辰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天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指之辰可知斗有七星第一曰魁第五曰衡第七曰杓三者謂之斗綱如建寅正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以至十二月指丑皆可例推日月所會之處每歲十二辰子曰玄枵分野屬齊丑曰星紀分野屬吳寅曰析木屬燕卯曰大火屬宋辰曰壽星屬鄭巳曰鶉尾屬楚午曰鶉火屬周未曰鶉首屬秦

中曰實沈屬晉酉曰大梁屬梁戌曰降婁屬魯亥曰陬訾屬衛此精氣所應非拘方位也天爲十二辰地爲十二州七政變異各以所屬分野占之而吉凶可知古言天者三家曰渾天曰宣夜曰蓋天宣夜無傳蓋天最舛渾天之儀有三曰六合儀曰三辰儀曰四游儀共爲一器卽璿璣玉衡之遺制也考其制北極偏于嵩高之北南極偏于地中之南天之腰圍名曰赤道其東西在卯酉之位而斜倚于南天之位又有定氣而無定形者名曰地盤先天之體也動而無常經宿環旋者名曰天盤後天之用也用不外乎體卽其

體之運旋而謂之用天未始有二也故觀天授時之法如堯典所謂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之類謂仲冬晝短夜長日在地盤子位至昏子位入于酉位則酉之昴星在午位因是以驗時之仲冬其餘星火星鳥星虛之説皆可類推矣古今言曆法者程子推邵康節之歲差冠絶古今所謂歲差者蓋日躔歲有差而昏旦之星亦有差唐虞仲冬日在在虛漢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之初許衡所定授時曆至元冬至日在箕初唐虞之日冬至在子而夏在午春分在酉而秋在卯今未四千年而冬至在寅夏至在申春秋二分在巳

玄其歲差已退五十餘度則後萬餘年冬至之日不
又躔于牛乎此歲差不可不考而定歲置閏皆因是
生孟子所謂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者也蓋
逆推上古冬至歲月日時皆甲子兩曜合璧五星連
珠聚于玄枵之中名曰上元以求端于始從上元而
下至今測驗相應乃可取證于後然七政左旋其精
有陰陽之別其運不無遲速之異日行稍遲于天月
退又甚于日氣朔所以不齊也二十四氣之候每中
節二氣凡三十日五時六刻有餘而日月合朔止于
二十九日六時至刻有餘故氣盈于三百六十朔虛

于三百五十四合氣朔盈虛生閏故三年一閏十九年七閏無餘分而爲一章四章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三紀爲一元復始是謂曆元先儒謂天左旋七政右旋今驗凡星昏在東者曉皆西墜昏所不見者曉皆東升是左旋甚明而天行甚速七政行不及天反退而成右耳〇草木子云天爲動物久而必差古雖立差法而五十年差一度又大過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近之元人以八十一年差一度算已往減一年算將來加一年始爲精密又云歲日與天會也月日與月會也日日與度會也時日與辰

會也日行地盤一位爲一時故時有十二日有三十月有十二歲有三百六十至刻乃曆家自細分每時八刻六分刻之二共成一百刻刻有初正子午中分子初四刻屬本日正四刻作明日銅漏刻于箭上故名刻〇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日月交會一終也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幷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

大玄也唐大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于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至朔同在夜半與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爲一蔀四章爲蔀二十蔀爲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至朔同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會如初名一

元此僧一行推之以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二家之術○自堯甲辰至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共三千七百二十六年計六十三甲子

說文羊祥也从丫丨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云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羊在六畜主給膳以大爲美故美字从羊大以瘦爲病故羸字从羊性善羣故羣字亦从羊獨字則从犬羊鳴曰咩羊臭曰羴羊初生曰羍小曰羔未成曰羜大曰羊六尺曰羬有羯白黑三色亦有青者爾雅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牝羖註云夏羊黑羊也周禮羊人掌羊牲宗廟用羊曰柔毛春秋祭

露云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羊之爲言祥也故以爲贄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朱註云孔子于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耳時人不知反以爲諂何註云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盡禮如拜下之類凡禮施于所當施爲敬加于所不當加爲諂云事君盡禮不云我事君云人以爲諂不云人不盡禮語意渾然無人我相形之迹非德自白爲世道人心慨也禮有定體過則諂

不及則亢適當其分則盡臣事君禮豈得不盡盡者以爲諂則不盡者以爲不諂上陵下替自此始雖違衆吾從下正此意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魯季氏逐昭公客死于外廢其二子援立定公當時君臣事使之間可知也定公本孱懦之主故教之禮以防下三家爲欺罔之臣故教之忠以事君語意責成在君遂臣雖不忠君惟有禮惟禮不可欺禮器云無節于内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

得矣故惟禮可以作忠齊景公憂田氏之逼晏子曰
惟禮可以已之善哉知本之言興衰撥亂銷患遠辱
之道不過此夫子告哀公爲政亦曰爲政先禮物恥
足以興之告子路治蒲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
可以懷強溫而斷可以抑奸亦此意安富尊榮計無
踰于禮者三千七十之徒周旋夫子亦惟禮以服之
故夫子在春秋以知禮聞則所謂使臣以禮者豈徒
不犬馬畜臣之謂乎若徒以接遇隆厚爲禮而不知
恭儉莊敬爲禮亦烏足以使其臣哉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之弟在位十五年詳第二篇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二南之詩周家王業太平之後周公作禮樂追詠周道始興文王后妃脩身齊家治國之事以爲後世法程也古序自明其序關雎不言文王大姒泛言后妃之德者蓋所詠求淑女以相君子勞絲以爲衣服和羹以備祭祀袵席寤寐有求賢之思左右擯御無嫉妬之意凡爲后妃者皆當如此也故曰后妃之德夫子删詩以冠三百教化之興閨門爲始哀樂之情男女爲至關雎哀樂爲求賢以相君子誠敬以奉祭祀其樂非謔浪宴笑之喜其哀非仳離怨懟之悲其辭

馴雅其聲平淡視溱洧桑中之放蕩風雨雞鳴之悽惋理欲不同情所以中正和平得性情之正爲聖德之形容脩齊之本壹教之宗也

朱子攷古序謂關雎爲王季宮人喜文王得太姒而作非也詳見詩解詩名關雎取章首關關雎鳩命篇

關關雎鳩鳴聲雎鳩鳥名即布穀也當春鳴則播種其聲如云開倉撒穀遠聽關關然月令二月鷹化爲鳩五月鳩復化爲鷹其目雎然怒視如鷹晉孔章云陽口布氣鷹化爲鳩至于識者猶憎其眼字从目隹聲或改从且鑿也他鳩不能高飛飛即不能鳴惟雎

鳩鳴且高飛故又名鳴鳩月令鳴鳩拂其羽小宛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刺幽王無夫婦禾關雎也鳥惟鳩多族雎鳩乘陽變化故以比王后鳲鳩鵴鴿多子居鵲巢無為受成故以比君夫人凡詩為獸草木皆取目前至近使人易曉而楊雄郭璞陸機許慎之徒無端遠引浪猜于耳目見聞之外好奇蔽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哀公初年亳社災公問社問立社之主也社土神神

有主爲依在野則植樹如松柏之類表生物也在國則刊木爲主故宰我舉三代社主之木以對其說甚瑣又以殺人之事附會周粟因古者出師社主從行戮人則告于社也戰懼貌栗驚貌令人謂栗實迸落曰栗駴哀公孤弱每不平于三桓故宰我借社栗諷以威嚴不思人臣謀國當量機議時强臣割據而輕舉則與戎于國輕言則遺害于身夫子聞之難于[illegible]斥而但數其可對者非一端見在曰成將然曰遂古昔曰往陳述曰說諍言曰諫懲創曰咎自文武分茅祚土宗祏民社昭代有成法其事可陳說也而不競

國家有事勢勢成在遂得勢則宗社遂安失勢則宗社遂危詩云莫遂莫達儒者謂春秋譏遂事權不可委機不可失此當諫也而不諫往古有明效大驗如夏社歸殷殷社歸周與廢何常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此既往之可追咎者也而不咎區區爲此無稽之言不幾于誤君乎蓋三家之橫公室之卑已非一日而哀公孤立當事未可有爲也故篇內凡夫子告定哀語皆極微婉周慎可爲人臣建白之法而末年公欲以蕃侯除三桓不得正終固人謀不臧抑亦事遂難挽哉宰我之言啓之與宰我慷慨志士忠憤有餘明

晉不足卒致命于田常之難也悲夫

社后土之神古句龍氏生爲后土有功死而祀以爲社主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五方各有分土食土之毛皆思美報天子土盡四海故祀天地而臣民受分土各有后土之祀故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古者民二十五家爲里里有社天子之社五色土爲壇封諸侯隨方色取大社土苴以茅授之諸侯受而歸以立國社焉周禮大宗伯

職王有大封先告于后土是也凡社有壇位無宮室受天陽也社主北向君負北墉而祭答陰也祭用甲日木生之始也凡社建于外朝西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云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又曰唯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供粢盛又曰君親誓社以習軍旅故賞則告于祖刑則告于社祖陽爲生社陰爲殺凡此皆立社之成事可說者也孟子云社稷爲重君爲輕諸侯危社稷

則變置曲禮云君死社稷社稷與宗廟等人主尊天親地人生尊父親母天一而已故惟天子祀天而土則隨人皆有猶母之親也諸侯土一國大夫土一邑士庶人土一廛無人無土故無人不社是以雖社事盡里唯社獵畢作惟社祭衆皆供百昌生于土歸于土萬物藏于坤役于坤故社者衆之所聚羣心之所同是以動衆講武于社人民所依邦國之基故諸侯之寶三土地爲先社稷存君存社稷亡君亡魯自三家專政公室日卑季友始生桓公使楚丘卜曰男也名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

昌言魯不昌在季氏也定公六年陽虎將叛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大夫分公室陪臣執國命哀公孤立國事已去宗社如朝露語曰涓涓不息流爲江河凡此皆尊之遂而可諫者也古王者革命以亡國之社歸而置諸太廟門外諸侯分封皆令設之以示戒也國社則有壇位而無宮室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則奄其上柴其下奄其上不通陽柴其下不通陰以絕生物之功也郊特牲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又曰喪國之社屋之周禮秋官士師職祭勝國之社稷則爲尸社尸用刑官亦以其無

生物之德也國社在朝門西亳社在朝門東故魯外朝東西兩社楚丘謂閒于兩社是也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君亡之兆此皆往事之可咎者也解者云事成不可說遂不可諫往不可咎非聖人之意

社主植木古今同也周禮大司徒職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即松柏栗之類夏社在安邑殷社在豐鎬地異而二木無地不宜獨取松柏者謂其爲百木之長歲寒不彫此義人易曉也而周獨用栗故世俗有使民戰栗之說何休云松者容也想其容貌而取人正柏近

世親而不遠取地正栗乾戰取天正其附會皆此類況國社在朝必刊木爲主如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之類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亦擁其主耳軍行載社主豈載其樹與

問社不及稷者稷從社穀從土生與社同祀天子王社諸侯侯社此無預農事不設稷主惟大社國社爲民祈穀報賽乃祀稷與社同土穀有功德于人人盡其道以報之祭者人道故用人爲主句龍主社棄主稷皆事之以人也鄭玄輩專執人鬼論造化人者造化之靈鬼神之會先王祀天地百物皆以人之有功

德于其物者爲主亦猶隨土所宜木爲社云爾儻句
龍即是社則松柏栗亦即社矣句龍棄死爲社稷當
其未死世遂無土穀邪○白虎通云夏揖讓于君故
稱后殷周爲人所歸往故稱人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史記謂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
常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云春秋傳無宰我與
田常作亂之事于時有闞止者亦字子我與常爲左
右相爭權見殺誤以爲宰我耳然呂氏春秋亦云陳
恆攻宰予于庭韓非子難言篇亦云宰予不免于田
常是田常殺宰我信也蓋宰我仕齊爲簡公死節如

仇牧之死于宋萬賢于子路之死孔悝也夫子請討
陳恒師弟同讐之誼而馬遷承訛不思宰我旣與常
作亂常何爲夷滅之灼謂齊人惡其助常宰我滅矣
常獨免乎是時齊人知有常誰敢問常之黨者且死
難與作亂相懸也列傳李斯短趙高于二世云田常
爲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
于庭遂弑簡公此亦史遷筆何前後相矛盾邪
史記云松柏爲百木長而守宮闕○松葉如針柏一
名椈雜記云暢臼以椈其性堅氣香鬱爲臼以搗鬱
草和鬯酒也椈𣙙通合手曰𣙙柏葉側生俗謂側柏

又名合掌柏○松柏種類殊松身柏葉曰檜又曰栝俗名圓柏柏身松葉曰樅俗名刺柏檜葉與身皆曲樅葉與身皆直文字會意樅以直從檜以曲會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器小謂量淺儉撙節也或人疑器小為儉是以吝嗇當器小也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諸侯一娶九女一國嫁女二國媵之謂之三歸或云三歸臺名

然則如後世章華銅雀之類與官家臣事職事攝兼
也禮大夫不具官故一人兼数事管氏內多匠寵外
多亢臣不儉可知或人以爲知禮以奢爲禮也邦君
諸侯也樹屏也即今蕭牆一名浮思塞蔽也蔽內外
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坫閣物
之具猶今几案之類置之兩楹間獻酬飲畢則反爵
於其上亦諸侯之禮管氏僭之氏猶家也國曰姓家
曰氏古天子祚土則賜姓後世世官則賜氏氏者別
而稱之也
明德親民治國平天下大學之道也世上功名榮寵

由大虛分量視之只如一點浮雲所以堯舜為天子茅茨土階有天下而不與乃謂大器管仲學術不正源本不清倚仗功名立基相齊之業纔幹辦一個富强便自滿足由其器小故設施不廣容受不宏於是有三歸具官反坫樹塞之事奢侈敗度正其器小而易盈聖人一言蔽之而或人世俗之見儉本美節以擬器小是未知儉也奢犯禮以擬知禮是未知禮也器小之故竟不能問夫子亦竟不言要之在其中矣管仲相桓夫子嘗稱其功而獨小其器乃知功名易立德量難充雖有周公之才驕吝亦無足觀易曰

而光謙兼也兼則能受管仲之器可小知而不可大受故其功烈亦卑夫子稱其仁不沒其甚成人之美焉耳要之器小其定論也子貢子路曾西孟子皆深契夫子之旨世儒大管仲故高桓文誣春秋奬五霸所由來也

國策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韓非云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故漢書亦謂管仲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則三歸爲取女是也而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按一統志三歸臺在東平州東

阿縣。古阿邑也。去臨菑遠。考之春秋。阿本衛邑。齊桓與魯莊公同時。莊公六傳爲襄公。襄公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于阿。是時阿猶在衛也。其後齊威王烹阿大夫。在衛亡後。管仲時築臺于衛地。何爲故東阿之三歸。妾也。或云。即臺門。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以高爲貴也。謂築臺而屋其上爲門。歸。巋然高大貌。門必三。謂左右中三面歸向天子諸侯之制。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禮運云。大夫具官。是謂亂國。官事不攝。是具官也。與樹塞反坫。皆奢僭之事。坫以閣物。在堂下東西南隅。築土爲之。如士冠禮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是堂下西南隅也又旣夕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是堂下東南隅也坫有在堂上者以木爲之如大射禮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卒射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是也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天子之廟飾也古者兩君相見必于廟尊于兩楹閒反爵之坫在尊南故曰出尊又其南設高坫安置君圭于上曰崇坫又房中庋食之閣亦謂坫皆木也坫奠也所以奠爵或云高八寸足高二寸蓋豐類古人飮饌庽地故設坫以奠爵鄉飮酒燕禮獻酬畢

皆反爵于堂下篚內惟兩君相獻酬則反爵于堂上之坫今俗酒盞盤亦謂坫制異而義同爾雅垝謂之坫俗呼小方几為杌音與垝近

按史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潁上人少善鮑叔牙叔牙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殺公子糾管仲囚鮑叔進管仲仲旣任齊政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財設輕重九府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

[illegible]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
為功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諸侯由是歸齊故
公遂以霸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
齊人不以為侈有管子書八十六篇行于世〇禮記
子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
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
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言
晏子陋而管子奢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大師樂官之長時魯禮樂崩壞書典散佚哀公十一年夫子自衛反魯正樂當時疑古樂不復可知故夫子語以聲音自然之節始作謂金奏時翕合也衆音翕然齊鳴也從隨也繼也隨始作翕如之後繼作不間歇也純和也衆音諧和記云五采成文八音從律純然如出于一也純則似混同不分皦分明也高下清濁皦然明白各不相掩皦則似間斷不屬繹聯屬也周旋條達貫串不斷也樂終曰成樂本衆成往故曰成于樂以成謂以此完成無他術也此理易簡大師所知中和性情之道聲音之本亘古常存蓋人心

和平今樂猶古人而不仁雖古樂何爲以成二字含蓄六代帝王所以象功昭德移風易俗動天地而感鬼神者其聲音節奏不過如此所謂大和元韻在人心者也樂云樂云云豈累黍比竹之器差分正餘之數云爾乎凡聖人以道覺人皆從可知可能造端此語大師樂可知與告子張禮百世可知正同解者深求與聖意相左淺言之又枯索無味皆非也

樂有五音十二律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㽔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

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而可以生之是爲律本○漢書注云律率也聲之管也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于是鑄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鐘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管之長短爲制○管之長短以陰陽損益隔八相生陽

損陰益損者下生爲陰益者上生爲陽損益皆以三分之一爲度陽成于三呂從乎律也管之參差有等則聲之高下相應律呂十二陰陽相閒以配十二月陽六律始黃鐘爲十一月大簇爲正月姑洗三月蕤賓五月夷則七月無射九月陰六律大呂十二月夾鐘二月仲呂四月林鐘六月南呂八月應鐘十月故律與造化通也律者聲也單吹爲聲聲比爲音音最大而沈濁者爲宮最細而輕清者爲羽大次于宮者爲商細次于羽者爲徵居四者之中爲角是爲五音五者天地之中數聖人言樂不及者器數有專工藝

成而下者也世俗言樂鐘鼓管籥而已所謂樂其可
知者道在邇而求諸遠也

魯國姬姓侯爵成王封周公元子伯禽于魯在徐州
境古奄侯之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是周都豐鎬
距東海遠奄徐屢叛故周公太公皆東封東諸侯倚
重焉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
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儀衛邑封人守封疆之吏夫子過而封人求見自言

已素不爲君子所棄因以求通委曲謙遜殆賢者也
故從者爲紹介入見出而嘆服識鑒過人遠矣失位
去國曰喪鐸大鈴也木舌曰木鐸金舌曰金鐸金鐸
司馬行軍執之木鐸國有大戒振之以徇行道路警
衆聽也尚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月令仲春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周禮小宰小
司寇等職皆用之言上無明君天將使夫子周流四
方振聲教徇行天下如天之木鐸云爾
父母亡曰喪失位去父母之邦亦曰喪故孔子去魯
曰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檀弓有子問于曾子

曰問喪于夫子乎曰聞之矣喪不如速貧之愈也與
此喪同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
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冪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
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皆用喪禮
也○胡人通華言者云怯里馬赤猶中國云譯史也
元世祖嘗問孔子何如人或對曰是天的怯里馬赤
用封人木鐸意世祖深善之
儀卽今河南開封府儀封縣有儀封村在蘭陽縣西
北二十里卽封人請見處○周禮司徒有封人掌爲
畿封而樹之畿上有封若今之墩界其職掌社稷之

壝造都邑之封域左傳潁谷封人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皆國之邊邑職典封疆然周禮司馬又有掌疆之官列掌固司險之後蓋辨疆界則封人防禦則掌疆也

子謂韶句　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句　盡美矣未盡善也

盡美言其聲容可觀可聽此樂之文也盡善即可觀可聽之中一則清明廣大泰和元氣一則發揚蹈厲微少和平此樂之情也凡樂象成王者功成樂作功大者樂備舜受終文祖四覲羣后分命九官十二牧時亮天工庶績咸熙奏之聲容盡美也武王伐商八

百諸侯會同牧野一陳崇朝清明橐弓戢矢訪道求賢奏之聲容亦與韶並美也但韶樂氣象雍容如天覆地載武樂壯厲而少融化故有盡善與未盡善之分非評功德評樂也而功德隱然言表武王功德視舜自不無少讓

韶紹也繼也繼堯也從古聖神莫如堯舜二聖相繼夫子所謂唐虞之際也故古書二帝同典五臣合謨明良喜起元首股肱一體無二故舜名重華樂曰韶以此也春秋傳云止戈爲武卽詩云遏劉之意遏劉者止殺也武王偃武、故曰止戈止與繼名義不同而

樂殊韶武雖邈詩書具在虞書皐謨之末載夔典樂鳴球琴瑟下管鼗鼓柷敔笙鏞其器也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其舞也帝庸作歌皐陶賡言載賡其歌也乃其所爲美善者不在樂而在明良喜起工熈事康讀虞書君臣師師濟濟都俞吁咈無非美善之聲容而韶可知也武樂載在周頌與樂記夫子告賓牟賈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此武舞之容也春秋傳云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今周頌武是也其三曰鋪時繹思賚是也其六曰綏萬邦

屢豐年桓是也又有賚般酌等篇不定何章皆武之樂歌也讀其辭有奮揚振作撥亂反正之思故夫子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以爲武王謙而其未盡善亦可知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寬敬哀皆一片眞心爲居上行禮臨喪之本無此眞心雖條教號令之施威儀進反之容衰麻擗踊之數秖似浪花浮萍何以觀之觀上欲觀其仁觀禮欲觀其敬觀喪欲觀其哀今作者全無實意觀者何所視倣只如看傀儡耳朱註謂觀得失何得之有

上爲衆所歸故以仁爲本寛裕温柔乃足有容此天地之大德人不忍之良心皐陶陳九德寛爲首中庸贊至聖聰明睿智十二德亦寛爲首凡爲家國天下之主者先有寛仁之度然後衆有栖泊行政治民一切罰有餘不盡如省刑罰薄稅斂之類恬養休息不苛不煩不傷不害使民安生樂業禮樂刑政皆由此還究其至雖殺之勞之而民不庸不怨乃見上之寛若夫私恩小惠沾沾煦煦姑息廢弛而教化不興民生養不遂見小欲速又何足以爲寛乎

三事似皆主在上者言禮在上曰爲在下曰行以尊

適卑曰臨哭柩亦曰臨周禮王弔臨是也凡言觀者

上下相觀易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視上曰觀易云

觀國之光是也視下亦曰觀中正以觀天下是也